

·小说·

快儿爷

◆马占彪

“小球娃子,起过!”起过是土话,走一边去的意思。每当听到这呵斥声,我就暗自高兴,快步退到井台的一边,恭恭敬敬地站着,知道快儿爷又要帮我从井里绞水了。

快儿爷名叫靳立圣,是我的邻居,住一条街上,我家靠南,他家靠北,相距不到五十米。我是他看着长大的孙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上还没有自来水,半个村子都在一个井里挑水吃,只要我挑水碰到快儿爷,他总说“排到我后头去!”等轮到他绞水时,就用他的大木桶绞上来的第一桶水,倒在我担的两个小铁皮桶里,说一声“回吧!”

我是家里兄妹四个中的老大,父亲在城里上班,母亲和我们兄妹在村里生活。家中最早挑水的是爷爷,爷爷晚年生病后,我十二三岁了,就和母亲从井上抬水吃,几丈深的井,两个人手捋井轱辘,母亲一只手放在井轱辘上,另一只手放在井轱辘下,半握井轱辘上的井绳,我也学着样子在另一边捋着嘎嘎转响的井轱辘。洋铁皮桶轻,放到井底桶里灌不上水,还得手抓井绳摇摆几下,然后再绞二三十圈上来。曾经也让快儿爷给家里担过一半年水,两天一担水,一个月给他一元钱还是两元钱,我记不清了。人常说,小伙不吃三年闲(饭)。再后来我就用小桶担水了,每次总希望见到快儿爷,可又不好意思总麻烦他。

快儿爷没文化,人老实,说话直来直去,心眼好。生产队安排他专门给饲养处挑水,供牲畜饮水拌草用。尽管水井离牛院不远,但肩膀上的活很辛苦。我记事起,他就剃个光头,他兄弟俩,大人们也叫他“快儿老大”,他总是噢地答应一声,没有多余的话说。有时别人上工从他身边走过,见他蹲在路边休息,就逗他说:“老大,别人都上工了,你还不挑水?”快儿爷眼一瞪,回怼一句:“干球你活去吧,队长管你,他不管我!”有无聊者再说:“老大,那谁管你?”快儿爷自信地说:“牛管我!”逗乐的人一听味儿不对了,让队长听见了可不是闹着玩的,灰溜溜一溜烟赶紧就走开了。快儿爷补骂一句:“啥球东西,还开我玩笑哩!”

在那个人情大于天的年代,红白事上自然少不了快儿爷。在事主家显眼的位置,总要贴一张《执事单》。主事人吩咐账房先生写《执事单》时,一定要写上快儿爷担水。先生们在写完主事、账房、司仪、礼宾、迎宾、陪客、厨房、烧火、端盘、倒茶、洗碗等一千人马后,总另起一行写上,担水:靳立圣,最后写一句事主某某见礼。如遇白事,则写不孝子某某等叩谢。当《执事单》贴上高墙,总有账房的人,高声念读,这时事上的人基本到齐了。于是,大家各干其事,快儿爷其实早已在担水了,无论事主家离井台多远,这都是快儿爷的差事。《执事单》也就是个名正言顺,人敬人、人帮事的礼数。快儿爷事上坐席吃饭的时候很少,我也没见过,总见厨房的师傅们,看担水人辛苦,做一大碗荤素搭配的菜,拿两个馒头递给快儿爷吃,快儿爷也满足,蹲在一边默默地吃着。事上嘛,主家忙,人也多,照顾不周,自然不用计较,更何况红白事,家家门前过,快儿爷明白。

快儿爷还是个大孝子。一次我放学回家,路过快儿爷家门口,看见快儿爷的妈,也是我叫的老奶奶(老 nue.nue)拿着个扫地的笤帚疙瘩打快儿爷的肩膀。快儿爷嘴里叫着:“妈!妈!打几下就行了,不要把你使着了。”我看得好笑,回家学给母亲听,母亲听后,说:“你快儿爷是个大孝子。”从此,我更敬佩快儿爷了。

生产队的饲养处,一直到实行生产责任制,也没有安上个自来水。快儿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为牲灵们担水。我也一天天长,担水的小桶换成了大桶。快儿爷见了我担水,总是爱见地夸上一句:“小家伙长大了!”我也不知深浅地回一句:“爷(ya),你咋担水不走快点儿?担子压着不难受啊?”快儿爷唉了一声,说:“你到我这个年纪就知道啦!”

现在的我,真到了挑上担子左右摇摆的岁数,我想起了我的快儿爷。

·散文·

一峪光阴亮芳姿

◆刘云霞

……

一切都直指蛮荒处的幽静。

静只是背景。静的幕布是深谷中高坪旷台的辽阔和以此为主场梯岭间高低错落的舒展。

辽阔也只是底色。一峪荆芥花才是光阴盛大而艳丽的出场。

是什么时候,有哪只鸟儿衔来了第一粒种子。一阵又一阵的风如歌如舞地吹过,一丝又一丝的雨如诗如梦地润过,一袭又一袭的溪如诉如吟地浸过,荆芥花便星火燎原般在山野里无边无际地蔓延开来;像天上的火烧云飘满了绿地,整个山峪都亮了,峪中万物都圆睁了眼沸腾起来。

粉艳、火亮的云随坡就岭,漫山遍野。连片连襟的,在绿地旷原如扁舟泛绿海,无数个小舟的轻摇慢荡迷乱了行者的搭乘,生怕误了一蹊美丽的抵达。成团成簇的,在深涧幽谷如花灯飘碧溪;无数个花灯的醉游梦移恍惚了女儿家的心事,唯恐错过一腔祈愿的流向。

峰岭上到处是红篷绿辇,篷下是《诗经》中巧兮盼兮的“硕人”吗?所有的流光都向其引颈,所有的赞美都向她盛开。也有一把把粉艳的油纸伞儿在一个个小小的山包间游动,伞下是烟雨中南女子撑起的一首词吧,长短错落的韵律立即引来了一片鸟鸣虫啾的和声。你不知道这小舟、这花灯、这红辇、这粉艳的伞源出何处,流向何方,你只知,薄雾轻纱中,清风微雨里,这一片片、一团团的粉艳已拢成一个静静的梦境。梦中的你,身体已经如蝉翼,灵魂早化为彩蝶,整个人都在寻着那片片花香,绕着那团团粉云,一路左旋右转,腾空旋下,随时都会凌风羽化,遗失自我!

蜂鸟比我的吟颂更早沉溺于花蕊,蝴蝶比我的欢舞更早翩跹于花瓣,山雀比我的歌唱更早鸣响于枝头,山溪比我的忘情更加漫溢于四向……

也许,一峪荆芥花本身就是光阴燃烧而奔放的魂灵吧,只待一缕信风便引爆了所有的绚烂。谷穗般的荆芥花每一株都是一个小蜡烛在倾尽心血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只为空旷无际、杳然无踪的光阴能有一次多姿多彩的呈展;只为茫茫宇宙、漫漫时空能有一次五色缤纷的绽放。一燎到天边的艳惊开了所有的时空之门,所有的人间美景、万千意象都从唐诗宋词中、从盛世文化珍藏里急不择地离乱纷纷向这里飘落,画里画外尽是只有光阴才能阐释的密语。

是哪位农人撒落了缰绳?铃铛声声中,棕、黄、赭、雪、黑白花儿的五头牛从唐韩滉的五牛图中走了出来,或许还有纷乱中多或少出一二头。这些牛或翘首摇尾,或回眸凝神,或健步前行,或悠闲玩耍,都“曲尽其态”地演绎着曾经的画面。散落于左右前后的坨坨牛粪是一代代收藏者留下的铃印。我曾试图随着画笔跃上牛背,终因时空太遥被欺生的老牛甩在了画外。

司马光是溯着一条河流来的。这里泊着涑水的源泉。泉水潺潺一路向前,曾经沃灌了下游的涑水先生,也沃灌了一部巨著的厚重。置身光阴深处,司马温公禁不住感叹声声:“人生百岁隙中光,唯有高名久不亡。千古但令编简在,清风养物一何长”。

一径溪水润泽着光阴,也浅吟低唱着光阴里的故事。溪上流着王维充满禅意的《山居秋暝》,溪旁环着东晋雅士们亭移人散后的“曲水流觞”。“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杜甫草堂前的迎客声里,蓬门依旧,花径缤纷,只不见了对饮的诗圣和隔离的老翁。

……

这里是光阴的世界,万物随时都可有一场跨季节隔时空的任性穿越。

荆芥花的花期很短,只个把月的光景。花期过后,峪内将重归一片寂寂。峪内的光阴又将蓄洪荒之力等待下一次璀璨的燃烧。风起帘不落。闪身出峪的瞬间,峪内光阴的故事已经插上了网络的翅膀,飞落处,峪内万物精灵将由此开启人文之旅,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尘事人声扰了其中的幽静。

期待还是惶恐?还真令人踟躇。

该文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发表在《山西日报》黄河副刊

